

京剧的道白

| 石 英文 |

道白，又称念白。历来京剧行有“三分唱，七分念”之说，可见念白在表现力上的重要性。虽然对于一般观众来说，可能对道白不如对唱腔那么重视，但无论如何也不可小视此点。

京剧的“白”，又有人解释为“说”。笼统地讲，沾边，但还不足以说明问题。“白”有京白和韵白之分。京白如丑角、花旦等一般使用，谓其“说话”也是属于“艺术的说话”，跟平时人们的说话比仍有一定讲究；至于韵白，一般为老生、青衣等使用，不仅具乐感，在用韵上亦按传统规范。

曾见有人说道白类似鼓词小说中的叙述。而唱词是其中的韵文部分。我以为这种类比是不妥的。京剧中的道白绝不是仅仅用来叙述，也不仅是一种过渡或“过门”。它在很多情况下实际上是起到了唱词所不能起到的作用，言其具有画龙点睛之妙也不为过。

一提到京剧之念白，比较熟悉的朋友很自然会想起京剧的丑角。不错，丑角是以念白取胜的。信举几例：《法门寺》中的太监贾桂有一段读状子的“贯口”，可谓长篇诉状一气呵成，是一种真功夫。还有京剧老丑，如《女起解》中的崇公道，《乌盆记》（又名《奇冤报》）中的张别古，都不乏精彩的道白。如解差崇公道出场时的念白“你说你公道，我说我公道；公道不公道，只有天知道”等等。张别古与含冤鬼魂（乌盆）的对话，也都是很有趣的。但道白绝不是丑角的专属，在“正工老生”和“正旦”口中也有不少“四两拨千斤”的念白。我记得当年看马连良先生的《四进士》，当那赃官说了句：“宋士杰，你好一张利口！”“宋士杰”马上回了句：“老爷，你好厉害的板子呀！”与说这话的同时，演员那不屈的身段配合着不屑的声腔，极富表现力地塑造出人物的鲜明性格。还有我年轻时在济南看周信芳和老旦刘斌昆演的《清风亭》，风烛残年的老夫妇在孤贫交加中等待他们的养子张继保回来。他们相互扶持，相互抚慰，相互呼唤。彼此只念两个字，却情重千钧，内涵丰厚。反复地念，观众即受到了很大的震撼。悲悯、同情、压抑、郁悲交织，台上台下融为一体，气氛极为肃重。净行的道白有的也很传神，如《法门寺》中的大宦官刘瑾，念白中渗透着角色的跋扈、专断却又富于生趣，他叫贾桂时那一口一个“猴崽子”，充分道出主奴（或大奴小奴）间的微妙关系。而贾桂则更有意思，当主子叫他坐下来说话，他答曰：“我站惯了。”一句话几个



京剧《法门寺》中的太监贾桂

字，便将其奴才本性活脱脱地勾画了出来。所以说，有些道白能起到画龙点睛之功效是很切实的。

京剧道白中有些文学性是很强的，不啻于小说中精彩的对话。如《女起解》中崇公道与苏三在“途中”的边唱边说，苏三诉说她的“九十恨来十一恨”，崇公道为她排解的一些话语：“衙门口朝南开，有理没钱莫进来。”“衙门的大堂上一不种谷子，二不种高粱……”说皮氏贿赂县衙，“连我老汉还分了一双鞋钱。”当苏三冲撞了他，使他不悦，而苏三又好言相慰，最后他说：“你看这小嘴有多甜，气也把我气死，可乐又把我乐活啦。”生动、诙谐，极具生活化与戏剧性。

前辈的名丑如萧长华、马富禄等堪称语言大师，对京剧语言的丰富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。应该说，他们在二十世纪前半期的影响是可以扩及京剧圈以外，乃至相声、现代戏剧也从中吸取了有用的养分。

迨至今天，也没有减低京剧念白的重要意义。然而恕我直言，今日的许多演员更不必说票友们，对于唱功的重视程度、下的力气肯定要胜过念白许多。原因也许是唱功在观众方面更容易获得青睐。对此，也许我孤陋寡闻，至今在舞台上还没有听到当年马连良、周信芳先生或潇洒飘逸或厚重味浓的念白。

作为观众一方，也应该领会并习惯欣赏演员的精彩道白，它与唱腔同是美的享受，而且是一种别有韵味的享受。对于出色演员的出色念白，也应学会与对精彩唱腔一样给演员以鼓励。我记得少时看戏，一些会听戏的观众，不但为演员的动听唱腔鼓掌，同样也为他们有着滋有味的道白鼓掌。现在看来，这是一种风格，也是一种欣赏层次。

（责编：郭文玲）